R城市味道·行走县城看中国

安化　山重水复茶为径

本报记者　吴齐强　申智林

湘中腹地，群山起伏，岭谷相间。山与水，构成了一座县城的脉络——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57座，山地面积占县域面积的81.9%；湘资沅澧四水坐拥其三，县域内长度在5公里以上、流域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水，多达约170条。

这里是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安化地貌很“怪”：冰渍积岩，稻菽难栽，唯独茶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此处“开梅山”后始置县。万里茶道自此始，安化渐与世界通。

千年茶道绵延，千年茶香浓郁。安化的历史文化，与茶难解难分。茶道、茶行、茶博物馆、茶园、茶企电商直播基地……茶融入了安化的历史文化、百姓生活，连接着历史，也连通着未来。

马铃叮当
一条茶道，走过千年历史

年逾古稀的方仲德，家住鹞子尖古道末端的洞市老街上，方家六代人都住在这里。方仲德家门前，一级级石板向山上延伸，当年他的祖辈正是沿着这条茶道翻过山头，从新化县来，在洞市镇落下了脚。

行走安化，感受最深的是山重水复，路远桥多。安化属梅山地区，北宋时在此因茶置县后，立刻与中原大地乃至广袤边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明代以降，茶马互市盛行，商人带着安化的砖茶和花卷茶一路北上，最远甚至到达圣彼得堡。

鹞子尖古道便是众多古茶道中的一条。这条古道是旧时安化南至邵阳、北到常德的驿道、商道、茶道。古茶道记录了安化人为生活万里奔波的不易。当年，驮茶的马帮走在旁边的泥地，牵马的脚力和茶商在石板路上上下下，光滑的石板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图①：安化县锡潭村永锡桥。
周德淑摄
图②：1940年安化黑茶分布简图。
安化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安化县梅山文化生态园一隅。
戴爱玲摄
图④：安化县云上茶园，茶农正在采茶。
王劲伟摄
版式设计：张芳曼

古道两旁，留下了数不尽的碑刻——捐路的功德碑、记载乡规民约的罚碑……有一类碑刻最难以忽视，那就是详细记载某个茶商以次充好、行商为奸的碑文——当年，任何“上榜”的茶商，都无颜再踏足安化。

“到安化做茶，做不得假。”方仲德说，这两年茶叶销路时好时坏，老街上的人家大都存了陈茶，但如果茶商过来，指定收哪一年的茶，老百姓就给哪一年的茶，这是茶道上的规矩。

安化的古茶道上还有许多历史遗存，唐家观老街便是其中之一。老街保留下来的其实不长，从街头到街尾，不过500多米。两旁的古建筑群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风霜后倒而复建，留存下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民居、商铺、会馆、学校和码头。

“千里资江，这里曾是唯一的博易场。”地通过穿山凿石，城区面积扩充了数倍。但无论如何，历史遗存都基本得到了保留。

东坪镇酉州社区的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里，19世纪兴建的茶叶作坊、1902年始建的百年木仓等，早早成为湖南省文保单位、国家工业遗产。茶厂高级品控顾问姚呈祥在这里工作了40多年，业余时间，也给来访者讲一讲茶的历史。

脱胎于湖南省茶叶讲习所的3家老茶厂——湖南省褒家冲茶场有限公司、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和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分外注重技艺的传承，每一家都保留了自己的老茶样、建起了茶博物馆，并逐渐成为安化新的文化地标，吸引着市民和游客来打卡。

方文史专家曾鸿钧回忆，蜿蜒的水道运来外地的盐铁粮米，同茶叶、木材、棕片、桐油相交换。鼎盛时期，唐家观的茶商在益阳、岳阳、长沙、汉口、上海有五大转运站和31个茶行，是全国罕见的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盐茶古道“三合一”的商业重镇。

2008年后，资江上建起水电站，有了桥，通了路，唐家观的老百姓要把木房子扒掉盖楼。2012年，安化县政府把曾鸿钧请来做文物保护，一家家上门做工作。曾鸿钧回忆，在多方努力下，老街总算保留下来，县里还出资500余万元，对部分木建筑做了紧急修复加固，复原了部分茶行旧景。

唐家观的文保风貌，是安化城镇建设思路的缩影。近10年间，经济持续活跃的安化县，入当地文史故事的搜集中，对音乐的敏感以及天生的好嗓子，便于她把各种茶工号子、马帮号子、船工号子、脚帮山歌一一记录下来。

马帮、排帮、脚帮，见证并推动了岁月变迁。“水过滩头声声急，船到江心步步难……”至今传唱的资江船工号子，讲述了茶道上的凶险。

沿着资江一路向东，愈是向晚，愈发热闹。大型实景演出《天下茶道》正在这里的剧院上演，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天至少演出两场。以“万里茶路”为创意，演出分“奇缘”“离乡”“险途”“塞外”“异国”“天下”6幕故事，3D成像技术与多层次机械舞台紧密配合，生动展示黑茶制作工艺的原生态歌舞，让观众感受到以茶为魂的安化味道。

茶旅融合
一条茶道，迈出山水文章

永泰福茶号里，李胜夫切下一卷千两茶，掰开几块煎煮。4只茶碗摆开，壶起茶落。茶汤金黄若桐油，茶香浓郁带松香，尝一口，初时似微有涩味，继而口感绵柔，再细品，回甘溢满咽喉。

先苦后甜，千两茶的茶味如此，安化茶文化的发展乃至老百姓的生活变化，似乎也是如此。

“千两茶的制作技艺，上世纪中期一度中断。”李胜夫说，后来，在一帮老师傅的努力下，终于慢慢恢复了技艺。

好茶是虎皮料，干茶要七星灶。李胜夫特别重视技艺原汁原味地传承，每年，他都要带着茶号的老师傅，到各个制茶的村子去传授技艺，“制茶是很多安化老百姓赖以发展的谋生之道，制茶的功夫好了，茶的受众才更广，老百姓的生活才会更好。”

此言非虚。户籍人口约百万的安化县，茶产业带动了36万人就业。2013年以来，全县14.86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因茶脱贫的有近10万户。

传承好制茶技艺，带动乡村振兴，安化的年轻人也这么想。一家三代在安化县云台山做茶的90后青年龚意成，从湖南农业大学完成学业后，回乡创业做起了茶饮创新。

“对于老一辈茶商来说，茶是一种农特产品，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可以是蕴藏着传统文化且现代化、标准化的日常消费品。”龚意成随手拿出一盒安化茶，充满国风韵味的包装盒，展开后记载着安化茶道故事，里边有安化绿茶、红茶、黑茶3种产品，“别小看这款传统的扶贫产品，早已走进年轻人的消费圈，去年光此一项，就让6个村9000多名村民有所收益，其中2000多人是已脱贫建档立卡户。”

如今，东坪镇黄沙坪老街有着两百年历史的裕通永老茶行，成了全县茶企电商直播基地。古色古香的木宅子里，制茶人讲出了茶文化的别样精彩。

同样致力于讲好茶文化故事的，还有70多岁的安化人黄朗云。他在外打拼多年，如今回乡做茶旅融合生意。在当地支持下，黄朗云在龙塘镇的一块荒山坡上，建起五彩斑斓的“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

园区旁边的茶乡花海社区，融合了湖南省第二大、安化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安置区517户2133人，来自13个乡镇。依托生态体验园的建设，不少社区居民就近找到了工作。46岁的居民周秀荣在园区担任农产品销售员，上班之余还会录上一段茶园风光的视频，已经有了好几千名粉丝。

以前丈夫在外做木工，周秀荣留在家里，“住在山巅巅上，也做一点茶。”如今搬到这里，夫妻俩双双在园区找到了工作，“没想到，茶园生活可以这么精彩。”周秀荣说。

62岁的岩坡新村村民吉会兰也在园区忙活。她和村民们将原来自己打理的零散土地，悉数流转给了园区，并来园区上班。

“还是看茶园，和原来有什么不一样？”有人问。“茶是新的，路是新的，生活也是新的。”吉会兰笑着回应。

人如此，城也一样。从催着人往外走，到吸引人留下来，安化的茶，正引领着小城的振兴。

市井烟火
一条茶道，见证百味人生

入夜时分，东坪镇资江岸边，刘剑安的小馆子里，人声鼎沸。“擂茶两碗，一咸一甜。”老主顾吆喝一声就径直坐下。

“好嘞！”不消多问，刘剑安就忙活开去，扎一张条凳，摆上擂钵，细细研磨，茶叶、糙米、花生，化为齑粉，茶汤一冲，入口即化。

“三餐饭，两餐茶”，喝茶的文化融到了安化人的骨子里。“过去体力劳动强度大，带一壶擂茶上山干活，一干就是一个白天。”刘剑安说。

安化人有多爱擂茶？从木杵能看出一二。“现在不足三尺长，最开始接近一丈长，一头悬在房梁上”，技艺从祖辈传到刘剑安手里，一根木杵擂了几十年。

安化的茶，粗枝大叶，一如山里人的粗犷，可以细品，更宜豪饮。在安化，当年几个有名的茶叶贸易集市，家家户户都有黑毛茶——那是做黑茶渥堆发酵前的半成品茶。

“路过的贩夫走卒、行脚的游子客商，但凡口渴了，随便推开一扇门，大碗茶管你喝到饱。”安化永泰福茶号负责人、国家级非遗项目千两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李胜夫说，“在安化，谁家不泡上一缸两缸茶？”

在小城里，茶不仅能喝，也能唱。

“伙计们哪，嘿呀咗！加把子劲哪，嘿呀咗！重些压咧，嘿呀咗！慢些滚哪，嘿呀咗！”唱起安化千两茶踩茶号子，罗艳群信手拈来。

抑扬顿挫的旋律经她清亮高亢的嗓音一唱，立刻让人眼前浮现出一幅茶工挥汗如雨踩竹篾，制作千两茶的场景。

从安化县政协的岗位上退休之后，罗艳群就投

叩访远古　行走一生
——著名考古学家、半坡遗址主要发掘者石兴邦

本报记者　杨雪梅

图为石兴邦先生。
国家文物局供图

中学历史课本中那张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网纹盆图片至今仍令人惊艳，它和另外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成为许多人认识史前中国灿烂文化的起点。

一个寂寂无闻的村庄名“半坡”，成为出现在学者们论著中频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名称。上世纪50年代半坡遗址的考古成果，后来被概称为中国考古的“半坡范式”，引领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0月21日，著名考古学家、半坡遗址主要发掘者，见证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百岁老人石兴邦先生逝世。

新中国考古的参与者和开创者

石兴邦1923年出生于陕西，是新中国考古的参与者和开创者。1950年，夏鼐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浙江大学上学的石兴邦跟随前往，成为新中国考古队伍的一员。1953年，他带领一支考古队到陕西，第一次发现西安东郊电厂的基建区有许多史前遗址。

新中国成立之初，需要尽快培养一批具有基本田野考古知识、能对文物现场及文物进行保护的专业人员，于是有了1952年至1955年的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年轻的石兴邦也参与了培训。第三期训练班的田野实习在陕西半坡村一带展开，石兴邦是总辅导。

在《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一书中，石兴邦这样写道，“在发掘史前遗址方面，世界上谁家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以前打探沟，只是了解文化层堆积，并且将器物取走就算完事。要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历史性，应当怎么去做？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只有采用全方位探测，大面积揭露，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所有迹象出现时均保留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再做观察分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第二步的发掘计划和方法。”

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形房子的残迹就这样呈现在大家眼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完整的史前古人类居住遗迹。在石兴邦的主持下，考古工作者经过4年5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发现完整房子46座、墓葬250座、窖穴200多个，获得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万件之多，6000年前史前人类的生活图景徐徐展开。

扎实细致的考古工作所保留下来的这些基础性的实地原貌和实物资料，为之后半坡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58年4月，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性博物馆在西安浐河东岸的半坡村对外开放，开创了大遗址保护的先河。

“一个年轻人，仅仅积累过几年的田野实践，就能和自己的祖先们做这么多对话，这也是在日后60多年鼓舞我努力做好考古事业的精神支柱。”石兴邦无数次如此感慨。

与中国考古的“半坡范式”紧密相联

石兴邦与中国考古的“半坡范式”紧密相联。

“半坡范式”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考古学家王仁湘说，半坡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个开端，“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料，考古学家得以对聚落布局、生业方式、农业起源、氏族制度、彩陶纹饰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汇集半坡遗址发掘成果的《西安半坡》考古报告对大量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为重构半坡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做出了巨大努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西安半坡》是为半坡遗址整理分析所编写的发掘报告，信息量大、方位广、研究结论富于启发性，创立了完美的史前考古报告范本。

先后参与半坡发掘的有200多位考古人，很多成长为中国考古的中坚力量。他们心中都有半坡的位置，更多的考古人在讨论半坡文化中成长，也将“半坡范式”推向更广泛的实践。

为陕西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从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开始，石兴邦又主持了山西沁水下川和陕西临潼白家村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和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构建做出重大贡献。2018年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石兴邦荣获终身成就奖。

在陕西出生的石兴邦从没忘记探脉关中大地上的周秦汉唐文明密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说，在陕西工作期间，石兴邦重点发掘了秦咸阳、凤翔和周原等周秦遗址和李家村、下孟村等原始文化遗存，建立了十数个工作站，开展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的发掘研究、秦始皇陵的勘探研究等工作，完善了陕西省的考古体制，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员，为陕西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间，我们才开了个头。如果可能，我倒是还想再活一百年，还做自己钟爱的考古事业，从头做起，到了那时，才配称作是名副其实的考古学家。”石兴邦曾经如是说。“那片废弃的古老村庄，好像一直在那儿静静等着我们来造访。”如今，它的发现者将与这片古老的村庄永远在一起了。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陈圆圆